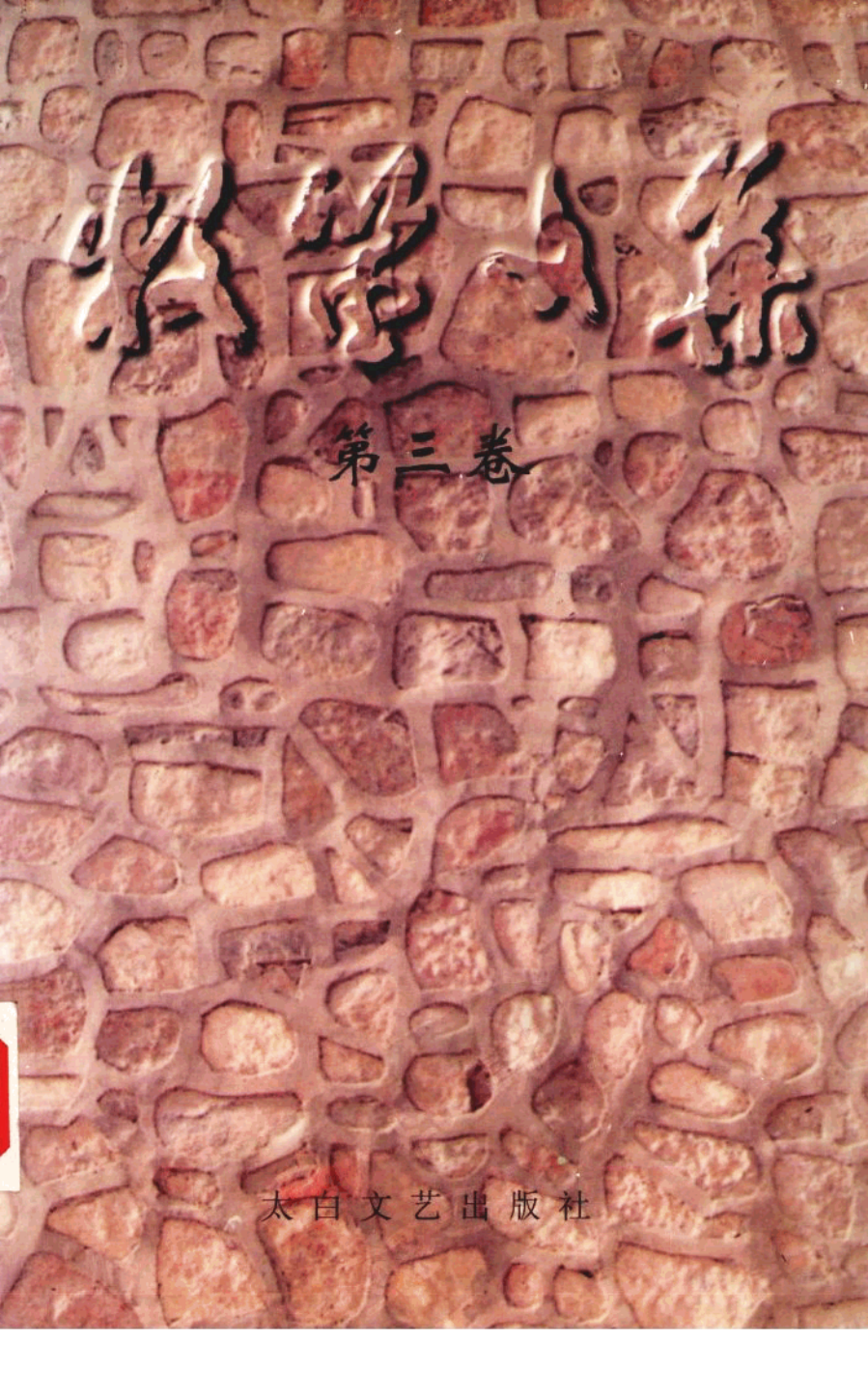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

第三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牧笛文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卷 报告文学卷

种子·土地·····	(1)
重返, 另一种感觉·····	(23)
“冷门专家”柴岩 ·····	(27)
放飞“小天鹅”的人·····	(31)
高度·····	(36)
更像男人的女人·····	(50)
对接了, 遥远的小星·····	(67)
时代, 需要这样的人·····	(75)
真诚到永远·····	(90)
香飘四方, 芦河长流·····	(105)
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	(115)
男子汉的魅力·····	(124)
黄河岸边一颗星·····	(144)

和谐，也是魅力·····	(155)
文明使者·····	(167)
本色·····	(171)
筑路人·····	(179)
无脚英雄·····	(189)
红缨似火·····	(202)
“官念”之变·····	(214)
没有秘诀·····	(220)
走向成功富有和高尚·····	(245)
人品的力量·····	(270)
在人生夹缝间，穿突·····	(280)
跋涉人生·····	(292)
曙光从地下升起·····	(305)
“巧珍”干大业·····	(320)
机遇和人为·····	(336)
崔增贵和他的农民大军·····	(349)
金鸡滩纪事·····	(365)
真一个“永久牌”·····	(376)
信不信由你·····	(387)

种子·土地

——记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彭克敬

不同的历史环境塑造不同类型的人。彭克敬，是位标准的50年代塑造出来的那类知识分子。

经30多年坚持不懈刻苦艰难的奋力进取，在事业上，他做出了显著成绩，是个实实在在的成功者。对他用辛劳和血汗创造的业绩，人们，无论谁，不能不怀有诚挚的敬意和谢意。但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正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着，对他的太老实、太真诚和太拚命、太大公，从而太少考虑自我和太多的付出等等，现在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和认同。或许，若干年后，人们甚至会怀疑：还真有过这样的人吗？

笔者由于和他属同时代人，对他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等都是很理解的，并顽固地认为，人活一世还是首先应该考虑为社会为大众做出些什么，才有意义；不管社会历史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变化，真正高尚的永远是高尚的，真正有价值的永远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愿意也很乐意为我这位值得尊敬的同时代人，写下这篇树碑立传式的文章。

至于他呢？我看得出，他显然对自己的一切无怨无悔，并为不枉此生而有种堂堂正正的自慰感呢！

1

这里，先从他的外表形象和由此引出的几件趣事说起。

彭克敬，是榆林地区种子公司经理，高级农艺师，又是陕西省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经中央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样的专家，全省全国也并不多，有二百多万人口的榆林地区——相当于阿尔巴尼亚那样的一个小国家，目前只有两位。

如此一位少有的专家，你或许会以为他的形象也大概不一般，起码是相当帅气和“牛气”的。可你错了，他的实际形象可以说太一般了，他自己也称自己是个“农民形象”。是的，他1米72的个头，长得粗壮结实，加之几十年在陕北黄土高原充足的阳光下劳作奔波，脸上那种黑色已洗不去退不掉，又加上一贯不修边幅，衣着朴素，谁初见，也会把他看作是个北方农民汉子。

尽管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努力在各方面提高农民的地位，而实际生活中，以貌取人和小视农民的事仍到处存在。彭克敬就因自己这个“农民形象”，曾多次在外出中被人小看以至刁难过。1976年，他坐一辆大卡车去关中调运花生种子，路过某县一个农业单位时，想起一位同学就在这里工作，便决定顺便进去看看。可到了大门口，看门人瞧他一下，怎么也不准进去；他好说歹说，终于“恩准”进去后，走进一个办公室，见有位同志正闲聊地练毛笔字，他便走到跟前，想问个话。可那位同志只瞥他一眼，仍只顾“专心”练字，对他爱理不理，表现出一种

冷漠、傲慢和不屑的神情。稍会儿，他那位同学回来了，分外高兴地接待他，并将他作了介绍，那位同志才立即改变态度，似有抱愧地格外显得热情！……

1990年12月，他去太原参加一次全国会议，买了西安至太原的软卧票。在西安上火车时，软卧车厢的乘务员，对其他客人只看过车票，就让上车了，挨到他这个“农民形象”时，乘务员打量他几下，像怀疑那车票是假的那样翻来过去查看一番，随即伸出手，要他拿出证件来。对其他人不查证件，光要查他的，这不分明是一种不礼貌、低看、以至侮辱性行为吗？他一时觉得很生气，加之双手还提着行李，真实在不想从命，并很想不客气地回敬一下。可又一想，自己就这个形象嘛，人家也算是对工作负责哩，于是，他克制着情绪，还是放下行李，拿出证件来。那位乘务员仔细看过证件，并将上面的照片与他认真对照过后，这才立即变得笑容可掬，惊奇而歉意地说：“噢！您是国家级专家？！对不起，对不起！”

他一则因有脚气病，不适宜穿皮鞋，而穿西装，必须穿皮鞋，才能显得“统一”；二则，因经常在农村野外劳作，西装革履既不方便，又容易增加同农民的距离，所以他长期不愿穿西装。这次，他接受了上火车时的“教训”，到北京后，狠狠心，不顾脚上受罪，也不顾其他“后果”，花400多元买了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从此，在重要外出活动中，也将自己装扮得“洋”起来。可是，服装只能打扮外表，却不能改变“农民肤色”和说不清藏在哪儿的某些“土”气。1991年1月，他访问过美国和阿根廷归来，到西安后，坐了一辆130车回榆林。途中，路过富平县一个小镇时，司机停车去买菜，他借此机会走近一个烂墙角，见那儿有许多尿痕，也便于急忙中尿了一泡。不

想，他刚尿完，一个人忽然走近他，挡住去路，自称是此墙主人，指责他撒尿损坏了墙基和破坏了卫生，硬要罚他 50 元。他看出来，这分明是故意敲诈和欺负人，可是，为个“尿事”怎好争吵。当下，他这个“尿犯”被弄得相当难堪。幸亏，同车一位同志很快走过来，为他解了围，先问那人：“你为什么‘禁止小便’？……”又说：“你别以为他也是老百姓，任你诈唬。他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大专家！”说着，还从老彭身上掏出证件，叫那人看，这下那人被“镇”住了，不敢硬要罚款，最后将此“事件”不了了之！……

2

一个人的形象特别是内在形象（品格、灵魂）的形成，其家庭和地域文化环境，也是一种重要的“基因”。

彭克敬是个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积淀层最深最厚的关中农民的儿子。

1939 年 9 月 7 日（农历 7 月 24 日），他出生在蒲城县苏坊乡北姚村一个农民家里。听父母说，在他之前，曾生过两个男孩儿，均两三岁时便夭折了。他临出生前，一个亲戚告诉祖母，附近一个村里有户人家有个小石狮，驱邪很灵，已拴活几个孩子。祖母便不顾劳累，很快前去找那户人家，将那个小石狮借了抱回家来。又向一个货郎讨了一根红头绳，到庙上化了一道神符。待他一生下，就赶忙将红头绳的一头儿拴着小石狮，另一头（连同神符）拴在他的脖子上……这个小石狮，待他长到百天时，才还给人家（当然，要带去感谢的礼物）。那根红头绳，则变成了他的保命锁儿，每年过生日在上面加一层红布，让他日夜戴在脖子上，直至他过了 12 岁生日，那个已指头般粗的红

布锁儿，才从脖子上取下挂在一颗小树上。

就因了那个小石狮，他小名也叫狮娃。正式上学后，才起了现在这个官名。

蒲城，地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可以称作中国的一块腹地和宝地，历史上，曾有 11 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大概由于“近朱者赤”和一代代十分重视祖上风范的缘故，这一带，包括广大农村至今保留着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礼仪，凡有“规矩”的家庭，对子女从小管教很严。克敬 5 岁时，有一定文化的爷爷彭树均，就每天给他教《三字经》和打算盘儿，不准早睡晚起。一赶早，爷爷下地前给他上课；晚上，待爷爷考过当天课，才准睡觉。正式上学后，每次放学回来，必须先给大人们一一鞠躬行礼，然后才能去吃饭；饭后，或扫院倒垃圾，或被指派做一些别的活儿，不准随便去玩。每逢假日，则要整天跟爷爷和父亲下地，由他们手把手地教做各种农活儿。

这种太严太死的管教，从现代教育科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严重束缚了儿童的天真活泼和个性发育。可正像许多事物有其两面性一样，克敬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它对自己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这就是，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学习、讲礼节、能吃苦、爱劳动以及做事严谨、认真等有用的品格与习惯。

3

1951 年，克敬完小毕业，考入富平二中，因为，这所中学离家较近，只有 20 多里。当时的中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灶生，一类是“背馍生”。上灶生，一般家里条件较好；背馍生，都是家庭比较贫寒。克敬因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嫌上灶要多花

钱，就每个礼拜回一次家，背一些糜子面和白面蒸一起的两面馍。每到开饭时，打一碗开水，调进一点盐，边吃两面馍，边喝下这碗氯化钠水儿。整整三年初中，他都是这样度过的。

“八十老儿门前站，一日不死要吃饭。”“七十二行，庄稼汉为王。”这两句普通的民间俗语，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人间至要之理，也表达了有思想的庄稼汉们的自豪感。克敬的爷爷最爱讲这两句话，使它像种子一样深深埋入克敬的心里。因此，1955年，他初中毕业后，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仪祉农业学校。

仪祉农校，位于泾阳和三原之间，是为纪念李仪祉先生，早在30年代就创办起来的。这是所在全省以至全国有名气的农业中专学校。这里有较好的教学和实验条件，尤其有很强的师资力量，当时的校长是教育专家张鼎瑶，有名的农业专家张启鹏、杨温章、聂源等都在这里任教。另外，对学生待遇也较好，一律免交学费和伙食费，而灶还办的相当不错。“背馍生”出身的彭克敬，从小养成爱学习习惯，并真诚热爱农业专业而准备将来作出一番事业的彭克敬，一来到这里，便觉一切十分令人满意。他以空前饱满愉快的情绪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学习各门课程；同时，在思想品德方面，自觉修养，处处从高从严要求自己！……

人生都有重要的成形阶段。在这儿的三年，就是克敬重要的成形期。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试名次均在前三名之内；他思想觉悟也有飞跃性提高，他自己也感觉，胸怀、见识、抱负和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都跃上一个崭新层次。三年中，多次被评为模范生、三好学生！……

因其品学皆优，1958年毕业分配时，学校征求他意见，想让他留校工作。

留校工作，是许多同学求之难得的好事儿。克敬也知道，这既是学校对自己的看重，又这儿各方面条件较好，对往后在专业上继续提高和有所施展大有好处。——光从这方面想，当然应该留校。可是，克敬的心里却翻腾着另一种激情，他向往着的是另一种天地，经过一番认真思考，还是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建设最急需的地方去！

陕北榆林地区，在较为富庶的关中人心目中，是块遍地黄沙的不毛之地，贫穷，落后，荒凉，简直不是人能生存的地方。可克敬想，既然那里有百多万人世代生活着，那就肯定不是地狱般可怕；至于贫穷落后，是可以改变的，而用自己一份力量帮助它改变，这不正是一个有志青年光荣的职责和使命吗？

和克敬一起分配来的共18个同学。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再坐卡车到离石，到军渡；过了黄河，再坐卡车从吴堡到绥德，再经米脂到榆林，连续行程五、六天。其他同学，大部分分在各县，克敬被分在专区农业局。

这里，果然不像传说和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可怕。虽然确有大片大片沙漠，有飞沙走石的坏天气，各方面比不上关中；可这里照样有城镇，有乡村，有田野，有庄稼，更有过去少见的驼队、羊群和好听的信天游、二人台歌声等等……这里有另一番景致，另一样天地，另一种美好！这里的伙食，也不像预想的那么坏，机关灶上，虽然也吃小米、黄米，而多半还是白面、

大米，特别是肉、蛋、菜相当丰富，比学校时的伙食还强出了许多。那个年代，人和人的关系是那么亲密、亲切，领导和同志们都对他这个外地来的青年格外照顾，格外关心，使他真正感到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局长苏振云几次来他房子，看他还有什么困难，问他习惯不习惯，想不想家。最难忘的是，苏局长一再鼓励他说：“榆林是个穷地方，苦地方。可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急需各类人才。小彭，你们只要好好干，一定会做出成绩来的！”

克敬觉得，苏局长的话句句说在自己心上了。他正是怀抱着“做出成绩”的心愿到这儿来的！

5

当时，种子工作在全国全省许多地方刚刚起步，刚刚列入议事日程。苏局长很快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局里专门设立了有关科室。为了摸清本地区原有种子情况，不多久，派克敬去神木县下乡，要求他去实地调查并争取尽快写出一份神木县的品种志来。

克敬在仪祉农校虽学的是植保专业，但因他对各门课程都有浓厚兴趣，对种子学也用心学过，懂得一些基础知识。所以，根据工作需要，愉快接受了这一任务。

他先坐车到县上，与农业局接个头。第二天，就带着介绍信，独自一人去农村搞调查。

那时干部下乡，既没汽车，也没自行车，每走一地一律要步行，并要自个背着铺盖卷。克敬这个关中娃，第一次下乡，而且只他一人，所到之处人地两生，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仅仅由于对当地风土人情不了解，语言不大相通，刚到高家堡一个

村里，就连续闹了两起“误会”。他在一户人家吃过饭后，硬要自己洗碗，洗过，打算再擦擦碗筷，便问女主人：“老大娘，你抹布在哪儿？”不想，老大娘只看他一下，没回答，他以为她没听懂，再问一次。这下，更糟了，老大娘不但不回答，还分明很生气地瞪他一眼。他弄不清啥原因，只好悄悄将碗筷放下——后来，他才知道，这一带把女人的卫生布称作“马布”，而他的关中话将“抹布”同“马布”说的太相似了！……又一次饭后，他出去闲转，见一位老汉正坐在大门旁抽烟。他热情地走上前去，问：“老人家，你吃毕了？”他本想以此礼节性的问话开个头儿，同这位老汉交谈一会儿。可不想，那老汉只看看他，不说话。他以为老汉有点耳不灵，没听见，便又放大声问：“老人家，你吃毕了？”这下，老汉明显地生气了，使劲白了他一眼，扭过头去不理睬他。克敬弄了个自讨没趣，可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为啥！——也是后来才懂得，他关中话“毕”字的吐音与当地人对女人那个器官的称谓太相近了！……

尽管克敬遇到许多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困难，可他始终一心想着如何完成好这第一次任务，如何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好自己，所以，对苦和累以及上述这类事儿，全没放在心上。他每天走一段路，串一两个村，连续转游了三、四个乡的数十个村，终于调查清了这个县所有作物的种子情况，并将各样种子标本收集齐全，分别装入大大小小的种子袋。赶返回县城时，他铺盖加标本，行李重量不下七八十斤。本来，雇个牲口驮送一下，完全可以报销。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丝毫没想到这个办法，而是几十里路程，走一阵儿，歇一会儿，硬是汗流夹背地将那么重的行李一步步背回县城。

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下乡任务。他只在县城住几天，就

昼夜不分地将种子志写了出来。拿回榆林，局领导十分满意，热情表扬了他。另外，这次下乡，他亲身感受到当地群众那种罕见的勤劳吃苦精神，亲眼目睹了一些修田造地的火热场面，很受感动。他顺便采访写作了一篇报道，交给《榆林报》，也很快发表了！——人生各方面的第一次、第一步，往往很重要。这可喜的“双丰收”，给了他很大的鼓舞。甚至可以说，对他长期扎根于这块土地，并在后来做出成绩来，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6

诚实为人，埋头工作，不怕苦累，严以律己，是这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普遍的品格，彭克敬几十年中，就这样始终如一，“忠贞”不二。要说他与别人有点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有时，简直达到了过于“死相”的地步。

一天，他骑自行车出去办点事，在一道巷里，因骑得较快，不慎将一只从侧跑来的母鸡辗死了。当时，巷里正空无一人，要是换个人，很可能一走了事。可一惯十分老实的彭克敬，觉得自己弄出这个“流血事故”，分明给人家造成了损失，若不主动去赔偿和道歉，太对不住人家。于是，他提着那只死鸡，逐门逐户去问，终于找到了鸡的主人。他先见到的是这家一位老头，这老头见他如此认真，颇受感动，只说：“小事儿，小事儿！一只鸡，死就死了！”硬是不要他赔钱。正这时，这家一个姑娘走了过来，见自家鸡被辗死，对他很生气，说出许多不大好听的话。他连连道歉，并将早已掏出的2元钱，向她递去。当时，一只鸡一般卖1元多，赔2元本够意思了。可那姑娘也许是过于刻薄，也许是由于生气而故意重罚他，说这只母鸡正每天下一个蛋呢，必须赔她4元，克敬有啥好说呢？只好如数放下4元，

快地退了出来。

1960年10月，克敬受局领导派遣，去甘肃省张掖专区调运一批沙枣。这时，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这里每个干部每月供应24斤粮，甘肃一些地方则更少，许多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克敬到兰州，就看到到处是讨吃的饥民，在饭馆买好饭，需时时用手护着，否则稍不小心，就会被饿急的人突然抓去。在张掖，他在一家招待所连续住两个来月，因原来只带20斤粮票，结果欠下近30斤粮票。他多次给局里发电报，催寄粮票，局里迟迟未能寄来，招待所便由此而不准他离去。直至一天局里来电报说粮票已寄出，他拿电报让管理员看，这才准他离去。这两个月中，他每天只吃七、八两粮，副食既少又没一点油水，他瘦了多少斤，自己也没量一下，只是老觉肚子里空的难受，浑身没有劲儿。有时实在饿得心里发慌，便找两张报纸漫不经心地去看，用以消磨时间。去火车站发货时，他饿得浑身发软，眼里发黑，可手头没一两粮票，只得用高价买几个萝卜，不顾得咬碎就咽下，这才似觉好转。本来，他发出的是数万斤沙枣，沙枣，同红枣一样挺好吃，也很有营养；再说，他拿出几斤或几十斤来吃，也可算作“正常消耗”。可他，连一颗也没有取出吃，甚至连这个念头也没生出过。因为，他认为，公家的东西，是丝毫不能动的。

一切办完办妥，临上火车时，他从招待所买了三个馒头装入提包，以备车上急用。可到晚上，他实在感到饿得慌，准备先吃一个时，却发现三个馒头不知啥时早被人偷去了。他只好叹口气，强忍着。那期间，火车上不供应饭，一般车站也不卖吃的。约一天一夜后（火车晚点也很严重），到了武威，他才从站台上买到两个烧饼（每人只限两个）。就仅凭这两个烧饼，前

后行车约两天两夜，他才饥肠辘辘地到达西安。挨饿的人，首先寻找的是食物，他径直赶到省种子公司，请求灶上尽快弄点饭吃。不想，因饿过了头，狼吞虎咽吃下8两面后，稍忽儿就肠胃翻腾，吐出了大半。而这时的他，竟不为肠胃难受而着急，只为那些吐出去的面条感到可惜！

在省种子公司，他听说局长老苏正在人民大厦开会，便急急赶去，打算作个汇报。老苏见了他，吃惊地看他好一会儿，问：“你，你怎瘦成这样？是不是，在那边害病了？”当他叙说了两个来月的挨饿情况后，老苏很为局里未能及时寄出粮票而生气，同时责备克敬说：“你，你也真太死相了！那么多沙枣，为啥不弄出些吃？……”

“我，我不敢！”克敬笑笑说：“也，也觉得不能！……”

这就是彭克敬，彭克敬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监督情况下，或者你“批准”他干什么“坏”事，他也是绝不可能做出的。

7

高尚，永远是辉煌的人生境界。每一代优秀青年，无不将此作为自己追求和修养的目标。当然，由于每代人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对“高尚”二字内涵的理解和实践也会有所不同。

公而忘私，一切服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得付出任何个人代价，是彭克敬们所处时代的明确要求，也是他们自觉攀登的最高境界。在这方面，如果说彭克敬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实在，更虔诚。

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种子工作。他将这一工作视为解决千百万人吃饭的“伟大事业”。而这样的事业当然任何时候是

第一位的，其他一切自然都被他放在次要位置了。

1973年，为了推广“两杂”（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育种技术，他选择了米脂县一个先进队周家沟村去蹲点。4月，正当他选好地块、备好肥料、培训好人员，即将开始播种时，蒲城老家连续发来3封电报，说父亲病危，要他火速回去。怎么办？他知道，自己家乡关中一带，十分讲究个“孝”字。在他自己观念中，也将“孝”字看作一种重要人品，不孝之人大逆不道。尤其想起父亲对他从小百般疼爱 and 许多教诲，感到老人家真正恩重如山，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若不回去，实在太对不住老人家，也会在自己心头留下永久的愧疚。可眼下，正是就要入种的关键时间，倘若自己回去了，这个重要环节稍有失误，就可能造成育种失败！……他流着眼泪，左思右想，真不知怎办是好。最后，他还是狠狠心作出决定，不回去了。记得父亲也曾几次讲述历史上的故事，说：“忠孝，都很重要，可有时也难两全！……”

他没有回去。一直等到入种结束后，才匆匆赶回去。可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并已埋葬了。他三个弟妹见他这会儿才回来，都对他很有意见，很生气。他们流着泪向他叙说，父亲临终一直等他回来，想最后看他一眼，可终于没等得上，临咽气前，还眼里滚出两颗泪珠，说：“我，我等不上你们大哥了！……”克敬难忍心头悲痛，跑到父亲坟头大哭一场！……

还有件事，说起来，笔者也真不知该怎样评说。也许由于“惺惺的惜惺惺”的缘故，与他终生结伴的妻子崔爱英也是同一类型人，事业心极强，往往为了工作，家里和个人天大的事也搁在一旁。当初，1962年，两人结婚时，彼此就都好像把这终生大事也只当作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事儿，只经别人作了介绍，